



珍珠蒙难记

撰文

齐桂凤

赵向阳

梁家新

焦

写作大世界丛书

珍珠共舞 zh zh

撰文
齐桂凤



0330238

珍 珠 蒙 难 记

撰文：齐桂凤 赵向阳
梁家新 焦杰

三 环 出 版 社 出 版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总 经 销
1990 年 9 月 第 1 版 第 1 次 印 刷 国 营 701 印 刷 厂 印 刷
开 本 1/32 787 × 1092 字 数： 256 千 字
印 张： 11 印 数 1 — 5000 册

ISBN7-80564-162-5/D·8

定 价 4.80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位王妃蒙难的故事，大起大落，生死难测，充满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奇遇！

天宝年间，正是大唐盛极欲衰之时。吴兴民女沈珍珠被选为皇太子李豫的正妃，贵妃杨玉环的外甥女芙蓉却落选了，自此埋下了祸根。

安史之乱中，珍珠落入乱军之手，宫中当即传出珍珠已死的流言，李豫不得不匆匆与芙蓉成婚，并立为东宫侧妃。

安禄山的贴身侍卫冯立冒死救出珍珠，不料在逃回皇室的当天，珍珠便遭芙蓉母女暗算，李豫误信珍珠与冯立私通，盛怒之下，置剑赐死，冯立再度救出了珍珠。途中，两人再度落入叛军之手……

在危难迭起，生死莫测之时，珍珠始终不忘大唐，并两度为大唐立下招降大功！患难中，珍珠与冯立结成生死之恋。然而，李豫在识破后宫阴谋后，也悔恨万分地向珍珠表示了不渝真情。在两个男人的倾心爱慕中，珍珠因无法选择而痛苦万分，她不得不采取了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从此得到了解脱！

拜謝宴請去出丁士游，或不出張廟，去离陵陵县王，辭
知督此常是，兼奉一人夫国神。許一暮莫其丈人夫国
手頭爺王平氣球遊善，及謝爺王平“向日丈要明立，謫
爺王曾奉善姓，宗影”。(一)立一貞去禮帶舞，女”：謝

土謝享李子大皇孫父頭督李庭來直登

唐玄宗天宝元年，大唐皇室的皇太孙，广平王李豫，已经到了婚娶的年龄。唐明皇降旨广征天下闺秀，为皇太孙举行选妃大典。圣旨降下不多日，全国各地的良家美女，陆续送到长安，一时间皇宫里好不热闹。其中有一吴兴美女姓沈，名珍珠，像貌妩媚动人，但性情刚烈。她被遣入宫中以后，因同皇太孙李豫素昧平生，坚决不肯参加选妃，为此被罚跪在御花园中。此时天色已暗，一天未吃未喝的沈珍珠仍笔直地跪在御花园湖畔的青石上，看来她不达目的是誓不罢休的。沈珍珠带来的随身侍女小娟和小翠，在花园里急得团团转，她们深知珍珠小姐的脾气，劝也是没有用的。她俩正无计可施，忽听到“广平王李豫驾到”的喧声，吓得赶快躲藏起来。

李豫走进御花园，湖畔女子的婀娜身影便映入他的眼帘，他顿时一怔，随从们立即殷勤地向他秉报了沈珍珠的来龙去脉，随同郡王爷李豫一同前来的坐关节度使郭子仪听后哈哈大笑说：“不肯参加选妃，就是不肯嫁给您王爷了？”李豫微微一笑，又望了一眼那女子的身影，脸上露出了好奇的神色。的确，这大唐的皇太孙广平王李豫，文才武功，举世无双，是全国美女梦寐以求的好对象，偏偏就有了宁肯忤圣旨，也不肯嫁给他的沈珍珠，这怎么能不引起李豫的疑惑呢？李豫思忖片刻，正准备同郭子仪搭讪几句，忽然想起今天父王要宴请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和丞相杨国忠，切不可耽

搁，于是匆匆离去，刚走出不远，碰上了也去参加宴请的韩国夫人及其女儿芙蓉一行。韩国夫人一见李豫，异常热情殷勤，立即要女儿向广平王爷请安，接着拉起广平王爷的手说：“走，我带您去见一位活神仙。”说完，拉着李豫王爷径直来到李豫的父亲皇太子李亨府上。

原来这位活神仙是一位瞎道士，他正在给李亨摸手相，边摸边说：

“呵，我一摸便知，这是一位龙肝凤须之相。”说着，立即跪下给皇太子殿下叩拜。

韩国夫人一进门，就朗声朗气地说：

“你们看呀，这活神仙一摸就知道是太子殿下，你们说灵不灵啊？”

于是，众人随声附合。接着道士又摸了一位丫环的手也说中了。韩国夫人又大加赞扬了一番，便拉过李豫和芙蓉的手对道士说：

“活神仙，我知道你能够左右双手开弓，摸得出男女双方是不是真存缘份。”

瞎道士一摸，果然一本正经地说道：

“三生史上，天定良缘，夫妻携手定国安邦。这是山人出道以来所见到的第一桩天生美满姻缘。”

韩国夫人听了，喜不自禁地向众人扫了一眼，郭子仪明白韩国夫人的用意，立即奉承道：

“夫妻携手，定国安邦。芙蓉姑娘，那你就是未来大唐的皇太子妃了？恭喜恭喜！”芙蓉羞怯地向郡王爷李豫瞥了一眼低下了头。众人又随声附和一阵。不知何时进来的一位白胡子道长，站在人群中连连摇头。老道长一摇三幌地说：

“大唐未来的太子妃、皇后、皇太后，可怜就在前面不

远处大受折磨。”

众人一听全都露出惊异之色，老道人莫不就指的是御花园中被罚跪的沈珍珠？老道人说完便不见了踪影，韩国夫人却把脸沉了下来，她想：把女儿芙蓉嫁给李豫，使她得到王妃，太子妃，甚至皇后的高位，这是自己盘算已久的梦想，有谁敢大胆压在芙蓉之上？想到此，她立刻气冲冲地奔向御花园，她要看一看这沈珍珠到底有什么特别。

韩国夫人急匆匆来到御花园被罚跪的姑娘跟前。哪知一见惊艳，她的心凉了半截，这女子实属绝代佳人。看来老道人的话说得不错。“不行！王妃的位置谁也不能抢走！”韩国夫人咬牙切齿地思忖着，顿时生出一条毒计，她在贴身侍女婉儿的耳边嘀咕了几句，然后说：“婉儿，你就回府去吧。”

“是，夫人。”婉儿随即一溜烟地走了。韩国夫人也扭头离去。

丞相杨国忠和三镇节度使安禄山，都接受了皇太子李亨的邀请，前来赴宴。二路人马同时赶到东宫皇太子府上，但进门时，各自昂扬互不相让。杨国忠的将士喊道：

“大胆！谁敢挡住我们宰相的路！”

对方一员虎将威风凛凛地骑在马上回答说：

“皇上亲授尚书右仆射，三镇节度使安大将军帐下铁卫冯立！”

杨国忠一听从轿子里伸出头来问：

“皇上亲授尚书右仆射？冯立！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冯立道：“是安禄山大将军赤胆忠心，扶持皇上，刚才

到华清池见驾，蒙皇上奖励，当场升授新职。”杨国忠听后表示惊异。

冯立气宇轩昂、态度傲慢：“杨丞相是大唐左仆射，拜左相，我家安大将军是右仆射，拜右相，左右二相都是当朝一品，先到先行。末将只是铁卫兵马，敢请杨丞相让我家大将军先行进门。”

安禄山哈哈大笑着，从轿子里伸出头来说：

“冯立小子说的对。杨丞相，请恕我抢先一步了！哈哈！”

杨丞相眼睁睁地瞪着安禄山一行，抢先进了门，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皇太子李亨设的晚宴还没有开始，天已经下起雨来，贤惠的淑妃娘娘，想起在御花园中被罚跪的沈珍珠，便对太子殿下道：

“殿下，天已经下雨了，我看还是让人叫那女子起来吧。”

李亨道：“让豫儿去吧。”

李豫：“是，我这就去。”

李亨望门外杨丞相、安禄山已经到达，便拦住刚要离开的李豫道：

“别忙，豫儿，杨丞相，安禄山已经进来了，我们还是先迎接二位主客要紧！”

于是李豫随父王急步到门口，将宾客笑迎进来，才奔向御花园。

李豫正在御花园的路上，却不知跪在御花园中的沈珍珠，遭到了突然袭击。不知从何处跳出几个蒙面人，手持凶

器，猛地向她刺来。沈珍珠毫无防备，失声大叫，拚命搏斗。她一个弱女子，自然拼不过几个持刀大汉，沈珍珠的生命，处在万分危急之中。正在这时，突然又从高处跳下两个戴面具的武士，两武士脚一落地，便向刺客厮杀过来，双方展开恶斗，沈珍珠趁机夺路便逃。可是刚踉跄了两步，其中一个刺客眼尖手快，一把将她逮住，刀子对准沈珍珠的前胸，直刺过去，说时迟那时快，喀喳一声，刀子未进，倒是一道闪电惊雷，劈将下来，刺客当即被劈死，另一刺客见状，调头便逃，戴面具的两位武士，紧紧追去。

沈珍珠被惊雷闪电连击带吓，已经昏厥过去，这时前来赦免沈珍珠的广平王李豫一行，刚好赶到，李豫立即将昏厥的沈珍珠救进东宫。

太子李亨和淑妃娘娘得此信息，不觉大惊。并得知那两位劈斩刺客的武士就是安禄山麾下的冯立将军和他的侍卫张保。待将沈珍珠安顿下来后，淑妃娘娘奇怪地向李亨问道：

“殿下，这些刺客为什么要刺杀沈珍珠呢？”

李亨也感到事情可疑，答道：

“我已经派人去调查刺客的身份了！”

淑妃：“说也玄奥，那位刺客刺杀沈珍珠时，竟会遭天打雷劈！”

李亨连连感叹：

“沈珍珠这女孩子，真是福大命大，简直是人神啊！”

李亨话音刚落，太监来报：

“启禀殿下，酒宴齐备！”

“好！请！”

李亨请宾客们入座，先向各位敬酒三杯，大家几杯美酒

下肚，精神爽快，话也格外多起来，只听太子李亨高兴地道：

“我父皇在位四十年了，开元之至，天下太平。如今，文有杨丞相，武有安大将军，将相交欢，可保百年国泰民安。”

说完便喊了声：“来人！”太监走上来答：“奴婢在！”

“重赏安大将军麾下那位勇斩刺客的冯立，冯将军！”

安禄山听后，哈哈大笑道：

“冯立小子，本大将军可让你发了个大财呀！”

冯立：“殿下在上，冯某谢赏”

在座的杨国忠，见此情景心情不畅。因为刚才进门时，冯立为主子安禄山夺了杨丞相的路，杨国忠心里耿耿于怀，这时便故意挑逗地说：

“安大将军麾下人才济济，我想向你讨个得力的人！”

“嗯？”安禄山不明其意。

杨国忠又扭头对冯立道：

“冯立！你只要肯跟我，我马上拜你为虎贲中郎将，金钱美女，让你欲取欲求啊！”

“丞相好意，冯某心领！”

杨国忠见冯立不为所动，又进一步道：

“高官厚爵，荣华富贵，你一点不动心吗？”

冯立答：

“丞相恕罪！实在是因为安大将军赐拔我冯某于朝野之中，大将军待我恩重如山，我冯某就不能舍主求荣！”

杨国忠颇不以为然地嘿嘿一笑：

“冯立！你有没有想到过，你就认安大将军为靠山，可是说不定，他马上变成一座冰山呢？”说完，脸上露出了轻

蔑之色。

安禄山听出杨国忠话中有话，便道：

“刚才我老安，喝了十几杯美酒，现在身上暖和和的，怎么会变成一座冰山哪？”

于是这二人借着酒劲，又毫无顾及地争斗起来，杨国忠力败安禄山：

“安禄山！我已经派人去见皇上了，问明白你到华清池哭诉，皇上看你可怜，赏你一个尚书右仆射。”说到这儿，他瞥了安禄山一眼，面对大家，得意地道，“哼！可是皇上听了我派人的转奏，已经改变了主意，他已经把安禄山降为虚有其名的司空了！”

安禄山脸一变：

“杨国忠！你说的是真话！”

杨国忠得意地哈哈大笑道：

“是真是假，明天圣旨一到，你就知道了！”

安禄山哪能咽下这口气，怒火中烧地说：

“皇上拜相，也由你杨国忠任意翻动？看来，这长安城内，俺老安是呆不下去了！”他霍地站起身，对李亨两手胸前一抱：

“太子殿下，恕我告退！”说完愤愤地走出门去。

“安大将军！安大将军！有话好说……太子李亨边喊边慌忙地追了出去。安禄山仍然头也不回地走了。可是安禄山一行刚走出宫门不远，忽然从路边杀出一帮胡虏，企图对安禄山行刺，安禄山的侍卫们保驾，特别是铁卫冯立，越马横刀将胡虏们杀得抱头逃窜，然后他命令侍卫们为安大将军护驾前行，他自己带两名兵士断后，这才使安禄山脱离了危险。原来安禄山遇刺之事，正是杨国忠下的毒手。当皇太子

李亨听说此事后，生气地对杨国忠说：

“你这样做不是助虎归山，逼他造反吗？”但杨国忠不服李亨，态度十分傲慢。

广平王李豫，自从将沈珍珠救回营去以后，一见钟情，脑海里总排不开沈珍珠的身影。这一日，他正为沈珍珠不肯嫁他的事深深苦恼着，崔芙蓉突然来访。李豫只得强装笑容，热情应酬。虽然他人坐在棋盘前与芙蓉对坐，但思想却开叉。芙蓉已经看出李豫心不在焉，却不明其中原因，仍然柔声嗲气地挑逗着李豫：“王爷，如果说一对夫妇，他们朝夕相处，闲时他们下棋品茶，那真是一对人人羡慕的神仙眷属啊。”

李豫木木地点点头，呆呆地看着芙蓉。看着看着，他觉得自己面前坐的好像正是朝思暮想的沈珍珠，他情不自禁地握紧了“珍珠”的手。片刻，柔软的小手突然从他的掌下抽了出来，李豫定睛一看：“啊？是芙蓉。”此时芙蓉正羞怯地低下头去。李豫这才猛醒过来，难为情地赶快倒茶，掩饰自己的失态。芙蓉尴尬地忙站起身道：

“王爷，我去冲茶。”芙蓉含情脉脉，扭身离去。

沈珍珠被救进东宫以后，在淑妃娘娘的关照下，有小娟小翠的细心照料，身体很快恢复健康。这一日，机灵的小娟提醒沈珍珠道：

“小姐”，现在您身体已大好，您也该向郡王爷去道个谢才是。”

沈珍珠却扭扭捏捏地说：

“我想是想去，这样怕不太妥当吧？”

“哎呀，有什么不妥当的嘛。广平郡王拼命救了您，难道不该道个谢呀！”小娟极力怂恿着。

“虽说郡王爷救了我，可是当时我被雷电霹雳震得迷迷糊糊的，事到如今，那郡王爷长得什么样子，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主仆二人正说在兴头上，淑妃娘娘来到，小娟忙喊了声：“淑妃娘娘！”跪下叩拜。沈珍珠也随即上前叩拜。淑妃已经听到了二位姑娘的对话，笑着说道：

“郡王爷长得鼻直口方，相貌堂堂。珍珠，有些事你说得很对。广平郡王冒险救你，你去专程道个谢，当然也是人之常情，理所当然嘛。”

“是！”珍珠施礼应道。

待淑妃娘娘一走，小娟小翠立即拉着小姐前去广平王府。一路上主仆三人高高兴兴地开着玩笑。只听小翠道：

“小姐！您再也想不起救了您，又抱您回房躺下的那个人了吗？”此后，又引起三个人的一阵嘻笑。小娟道：

“我们还是快走吧，小姐呀，待会儿您就会看到他罗！”

珍珠：“不要急嘛，再说也没想好，万一见到把门的人，我们怎么说呢？”

小娟拉起小姐的手：

“放心，快走吧，过了前面那道门，就是广平王府，根本就没有把门的！”

说着话，三人很快来到了广平王府门前。不料，今日太监张千站在门口把守。沈珍珠上前说明来意，不想张千挡驾道：

“郡王爷现在没空，正好有一女客来访！”

“女客？是哪一位呀……。”小娟好奇地问。

沈珍珠向小娟递一眼色阻止小娟。马上客气地对张千道：

“那就请您上复王爷，吴兴良家女沈珍珠曾经前来向王爷道过谢！”

说完，三人说说笑笑，向花园的方向走去。

广平王府内，郡王爷李豫，正为相思沈珍珠小姐，而闷不乐地在窗前度步，过了一会儿，他在窗前站下，若有所思地向窗外望着。少倾，他突然发现，前面小桥附近有几个女子的倩影，其中一人很象沈珍珠。李豫激动地立即向门外的张千寻问：

“刚才有谁来过？”

张千答：

“回王爷！是沈珍珠。沈姑娘奉了东宫娘娘之命来道谢的。奴才对她说，王爷这会儿不方便。”

“既然是娘娘要她来，你们怎么可以给我挡驾！”

李豫又气又急，即刻冲出门去，沿着姑娘们前行的方向追去。

崔芙蓉给王爷冲了茶回来，不见了王爷的人影，便唤婉儿进来寻问，才知郡王爷去找沈珍珠去了，她气不打一处来，也随即追了出去。

沈珍珠离开广平王府门口以后，同一群宫女在花园里踢毽子玩耍。姑娘们你一言我一语，嘻嘻哈哈好不热闹。不一会儿，广平王爷寻声追来，一眼就看见了沈珍珠，他悄悄地走过来在旁观看。姑娘们玩兴正浓，一宫女突然发现了王爷，喊了一声：“参见王爷！”就跪了下来。其他宫女也慌

忙跪拜，沈珍珠不知所措，站在那里呆楞着，已经跪下的小娟，急切地扯扯她的衣脚，小声道：

“小姐，快跪下！是郡王爷！”

珍珠这才象大梦初醒似的赶快跪了下来，李豫见姑娘们的狼狈像，笑着道：

“你们都起来，咱们继续玩呀！”

姑娘们你看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动。李豫再三邀请，大家才松了一口气站起身来，又继续玩了起来，李豫也加入了姑娘们的行列，毽子在李豫和沈珍珠的脚上，你一来我一去地传递着情谊。随后赶来的崔芙蓉，见此情景呆楞了一会儿，气得扭身而去。

韩国夫人为了女儿芙蓉同广平王李豫的婚事，真是煞费苦心。一日，唐明皇同杨贵妃正在宫庭歌舞行乐，韩国夫人趁机献上皇帝最爱吃的江南柑橘。杨贵妃舞罢一曲，坐到了皇上身边，皇上高兴地说：“好极了！贵妃，你这一舞，令朕毕生难忘呀！哈哈，玉环，这是韩国夫人献的江南柑橘，你看，都是并蒂的呀！”

杨贵妃望着面前的柑橘柔声赞叹道：

“皇上，你看这千里而来，枝枝并蒂，可真是难得呀。”

“嗯，韩国夫人真是善解人意。”皇上拿起一个并蒂柑端详了一下，“她这是祝贺朕跟你呀，恩恩爱爱如同一体，日夜合欢永不分离。朕就命名它为合欢柑！咱们二人同吃合欢柑，让千秋万代将这件事传为佳话。”

杨贵妃笑着，拿起一个剥好的柑瓣儿送进嘴里。她一边吃着合欢柑，一边提醒皇上说：“同吃合欢柑，您可别忘了献柑的人哪。”

皇上正点头称是，献柑的韩国夫人同女儿芙蓉一同上来叩见皇上。这一切，站在一旁的高力士早已看在眼里，明在心上。知道这是韩国夫人和贵妃娘娘早就谋划好了的。韩国夫人殷勤地把芙蓉介绍给皇上：

“这不就是从小和李豫一块儿长大的芙蓉嘛，您看她出落得多美啊。”她一边添枝加叶地大夸女儿，一边暗暗观察皇上的表情。她见皇上瞅着芙蓉，面露笑容，赶快话中有话地说：

“皇上，这青梅竹马，能不能够成为天赐良缘呀？”

唐明皇立刻悟道：

“这是说，要把芙蓉许配给李豫孙儿啊？”

杨贵妃忙不迭地帮腔：“能！怎么会不能呢？皇上您看，这芙蓉和李豫，简直是天设地造的一对嘛！”说完，她一边对皇上察颜观色，一边把桔子瓣直往皇上的口里送。皇上口中被桔子瓣塞满了，“这……这……”地说不出话来。杨贵妃趁机道：

“姐姐，今天皇上都已经答应了这门亲事，韩国夫人，你还不谢恩哪！”

韩国夫人赶快跪拜，叩谢皇上赐婚龙恩。唐明皇似乎明白了这姐妹俩一唱一和的目的，他一听这强加给他的旨意，慌忙把满口的桔子瓣，囫囵地吞了下去，这才腾出空儿来说话。

“慢着！婚姻大事总得让太子父子他们发表意见才行啊！”

贵妃脸一沉道：

“天子一言九鼎，赐婚就是赐婚，还问什么嘛。”她不让皇上有回答的余地，便示意韩国夫人和崔芙蓉赶快退了下去。

李豫白天在花园里同沈珍珠踢毽子传情以后，回到宫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决心再一次私会沈珍珠。好不容易盼到天黑。他悄悄地走出自己的寝宫，沿着宫庭的长廊，偷偷地向前摸去。刚走出不远就碰上了一队查夜的侍卫，侍卫们听到了动静，便一路追来。李豫无处躲藏，一急之下，索性直向沈姑娘住处跑去。沈珍珠听到敲门声赶快出来开门，没想到是郡王爷猛地冲了进来，他一句话未说直奔后屋躲藏。珍珠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侍卫们已经追过来在门外喊话：

“请问姑娘，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珍珠定了定神，才慢慢过去将门打开说：“没有啊！”侍卫们进屋看了看，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道了声歉便离去了。住在厢房的小娟和小翠也被惊动，一齐过来寻问：沈珍珠又将她俩一一打发回房睡觉去了，她赶快插上房门等躲藏的人出来。李豫听到脚步声已经远去，才从里屋走出来，他示意珍珠不要声张，珍珠楞了一会儿，还是先开了口：

“您找我有什么事呀？”

李豫笑着答：“找你踢毽子。”

“您疯了，这么晚还踢毽子？”沈珍珠的话带着一种亲切而又嗔怪的语气。

“走，我们到外面看看。”李豫不容珍珠分说，拉着她便走。黑灯瞎火，二人悄悄来到御花园，不想又碰上一队查夜的侍卫。躲藏已经来不及了，只有直奔湖边，湖边上刚好停了一只官船，李豫灵机一动，扶着珍珠迅速跳上船，躲进了船舱。没想到，这里倒是谈情说爱的好地方。珍珠惊魂刚定，李豫便激动的握住了她的手。沈珍珠慌恐而又羞怯地低下头去。李豫望着身边这娴静而又美貌的女子，不知怎么赞美她才好。人称牡丹美，在李豫的眼里，沈姑娘比牡丹还要